

尼布會談後美國外交動向

張乃維

俄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在上月中旬飛往美國，訪問美總統尼克森，先後計達八日，舉行會談四十小時，簽訂九項協定和兩個貿易議定書，包括文化科學交流計劃、農業與運輸、原子能和平用途、限制戰略武器談判、防止核子戰爭等協定，洋洋大觀，可稱「收穫」豐盛，成績卓著，雙方均認為這次會談對世界和平裨益非淺。

我們要進一步研究這些協定，對於今後世界和平究有多大貢獻，尤其美國今後外交是否會有新的動向？這次會談主要目的，按照尼氏所稱係減輕雙方軍備競爭之負擔，減少核子戰爭的可能性，增進兩個超級強國間的關係，從而促進世界的和平^①。而蘇聯則着重爭取大量美國貸款，科學技術協助，且巧妙地表示兩者之間有互為因果的關係。塔斯社負責人桑亞丁（Zamyatin）最初否認記者所提有關的問題，不以為商務貿易和政治國防兩者有直接的關連；最後他默認美蘇兩國若能達成商務協定，可以增進雙方之信任，有此信任後，則其他問題就比較容易解決^②。

這次雙方雖然簽訂這樣多協定，其中大部份早由雙方多次派員磋商，業已獲得協議，祇是乘此次雙方領袖會晤時完成簽訂手續。倘使這次高層會談，而沒有若干協定簽訂，可能顯得沒有成就，其中最重要者，在蘇俄方面，自以商務議定書為最。因為蘇俄遭受經濟上的困難，「農業不振，糧荒嚴重，單是去年一年蘇俄即從西方進口了三千八百萬噸。在工業上，蘇俄亦遭遇到同樣的挫折，使經濟成長率與國民所得增加率大為降低」^③。這次布氏訪美抱着極大的希望，能夠獲得美國科技知識，工廠設備，以及大規模的信用貸款；布氏深知目前美國遭遇到嚴重的能源問題，無法由中東的油源獲致解決，必須另謀出路，極想趁此機會希望美國能夠大量投資開發西伯利亞的天然煤氣以及其他資源，然後把這些產品償還美國人的投資。這是一項大規模的

投資，美國商人是否願意下這樣大的資本，且必須隔了幾年甚至幾十年以後才有產品。蘇俄此一計劃若能成功，則不僅可利用美國的技術和資本開發資源，以提高國民生活的水準，同時其本身軍備的發展和核子武器的研究改良，不致因經濟開發需要大宗款項而受到影響。

這次會談的重要和簽訂這些協定，目的在使去年因尼克森訪問莫斯科，因而「創造朝向和陸關係的衝勢（Momentum）」，能夠繼續不輟，並且使現有的各種合作方面加以制度化^④。布氏希望乘此衝勢，在這次訪問中可以實現其特殊的目的——要發展大規模及長時期的商務。他的目標總在幾十億美元的商務，且願訂定十五年以上的合同^⑤，由此可見布氏對商務發展和經濟開發之重視。

布氏並希望「美蘇兩國關係之改進能變為最大限度的安定程序（Maximally stable process）」，尤有進者，希望成為不可變更的程序^⑥。為了達成這项目的，蘇俄想由美國方面獲得最惠國條款的待遇，布氏並不惜招待美國參眾兩院議員午餐，向他們解釋蘇俄境內之猶太人享有遷移之絕對自由權。若干議員對此項聲明有所保留，因此布氏雖有足够的政治常識，確知國會在美國政治上所佔的地位，終因實際情況過份令人失望，致此項最惠國條款，未能如願以償。

尼布兩氏並簽訂限制戰略武器談判協定，共有七項原則，以為談判減少核子武器時之指導原則。「雙方同意一九七四年底以前，談判達成一項相互減少攻擊性戰略武器的永久協定，同時同意經由其本國技術工具，來查證限制的實施」^⑦。另一項重要協定便是防止戰爭，尤其防止核子戰爭的協定，雙方認為該協定已構成兩國關係的歷史性里程碑，也加強了整個國際安全基礎。該協定全文共有八條，主要者如：（一）雙方互諾，共同努力防止若千足以

危及兩國關係者之情勢的發展，避免軍事對抗以及阻止核子戰爭之爆發。(二)雙方同意在若干足以危害世界和平與安全之情勢下，儘量避免，對於對方，對方的盟國，以及其他國家，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脅。(三)遇有核子戰爭危機時，雙方應舉行緊急磋商，並儘力設法阻止核子戰爭的危險。(四)此項協定並不影響美國或蘇俄原有的自衛權^⑧。以上兩項協定，包括雙方在一九七四年可以達成一項相互減少攻擊性戰略武器的永久協定在內。若美蘇兩國能够真誠逐步付諸實施，未始不是對世界和平，將有很大的貢獻。

蘇俄是否能貫徹條約所訂義務，誰亦沒有把握。我們不妨看一下布氏對和平的看法：「我們永遠不要忘記共產黨所負的使命極為艱鉅；那就是要使整個世界社會都作革命性的變化，要使人類從資本主義變為社會主義，其過程是極為複雜而困難的。在革命的過程中，我們要隱藏某些失敗，暫時的撤退，甚至於局部的犧牲。共產黨根據經驗得知，要想擊敗像帝國主義者這樣的強敵，是必須要有冷靜的政治計算，堅忍不拔的毅力，和周密的鬥爭準備」^⑨。布氏發表這項聲明雖在五年前，其對於資本主義基本的立場可說迄未變更。

最近有一項研究蘇俄過去五年軍備發展情形的報告，蘇俄和東歐紅軍人數增加一〇%，每一師火箭的配備由一五〇枚增加到七〇〇枚，砲火威力(artillery strength)亦大見增加。最近有一位專家曾問及蘇俄軍備之增加與其「和平政策」如何協調？布氏置之一笑，反譏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情報網所造之謠言^⑩。

由上面兩點觀察，蘇俄侵略成性，本質上不可能改變。布氏曾一再暗示，美國大宗借款是美蘇繼續友好關係所必須付出的代價^⑪，很明顯地蘇俄想利用美國大量的借款發展其工業，並購買農產品以挽救其食糧之恐慌，而其本身仍可舊維持其原有的預算發展其軍備，而不致遭受到影響。

蘇俄儘管與美國侈談和平，防止核戰，但始終不會放棄其控制歐洲的企圖。如果西方國家以為蘇俄醉心和平，從此不再是帝國主義者，這種想法是很危險的。比較合理的假設應該是：蘇俄想獨佔或控制全部歐洲之目的，始終未變，祇是在策略運用上有不斷的變化，以便達成其目的^⑫。這是西方國家尤其美國在和蘇聯商討減少駐歐軍隊時所必須特別注意而加以提防。

美國今後外交動向，就其基本國策而論不致有多大變更，可能在執行程序上有先後緩急之分，在地區上將不致像過去重歐輕亞。美國對歐洲外交政

策之重點，仍將放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上，美國很希望在物質的支援，尤其在軍費負擔以及人員配備上，北約之成員能多負一點責任，而使美國比例地減輕負擔，而歐洲防禦實力不致因這樣的調整而受到不利的影響，以致造成蘇俄有隙可乘。

可以值得憂慮的，美國國民以及民意代表，可能因其國內之經濟壓力，以及蘇俄處心積慮商談和平，而對美國行政部門施加壓力促使美國減少駐歐軍隊，則不啻是對蘇俄一個良好的誘惑。

美國在亞洲將繼續執行其尼克森主義，強調當事國必須自己担負守衛之責，必要時美國可以供應物資援助，而決不是在人員的接濟。對於匪共，美國將仍繼續其均衡者(balancer)之地位，在匪蘇兩者之間，美國將加強聯繫，不偏好於任何一方面，尤其在共產主義之爭執一點上，美國將保持其超然的地位。事實上，匪蘇間的衝突，已不是單純的主義上的衝突，而是雙方對共產世界關係的利害衝突。美國為表示其對雙方的態度，這次尼布兩氏會談，布氏離美國不久後，接着匪共聯絡處主任黃鎮坐着美總統座機赴聖克理門西部白宮，和尼克森見面，這種主任坐總統專機，在外交史上尚屬第一次，益顯見尼氏用心之良苦。美國與匪共的關係如更加密切，則對我有極不利的影響，我國應多方注意，並採取適當因應的步驟，方可立於不敗之地。

註①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The Brezhnev Visit, June 19, 1973

② The Guardian, June 21, 1973

③ 大華晚報六月十七日社論

④ 美國外交政策最近發展摘要——見美國新聞處新聞參考資料七月二日 No. B-73-78

⑤ 紐約時報——社論部份六月廿四日

⑥ 同上

⑦ 中央日報六月廿九日第九版，並請參閱英文時代週刊七月二日

⑧ 英文中國郵報(China Post)六月廿四日

⑨ 同註⑦

⑩ 英文時代週刊七月二日第十五頁

⑪ 紐約時報六月廿四日社論

⑫ 英文中國郵報六月十九日